

心



◎译 董学昌

◎著 夏目漱石
〔日〕

THE
HEART

日本近代文坛巨匠、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不朽杰作
用一贯清冽凌人之笔，冷眼描摹悲剧美学主角
洞观幽微之处利己之心与道义之心的激烈冲突
演绎一部恩与义、善与恶、生与死交织的震撼故事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心



董学昌
译

夏目漱石
著

THE
HEART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 / (日) 夏目漱石著 ; 董学昌译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 - 7 - 5034 - 9361 - 4

I. ①心… II. ①夏… ②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0808 号

责任编辑: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 × 1240 1/32

印 张: 7.5 字数: 134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
录
—
contents

- 1 （上）先生和我
- 79 （中）父母和我
- 119 （下）先生和遗书

(上) 先生和我

—

我常常把他称为先生，因此在这里也只写作先生，而不公开他的姓名。与其说这是顾忌人言可畏，不如说这样对我更自然一些。每当我回忆起他时，马上就想叫先生，拿起笔来心情也是一样，我实在不愿意使用那种没有感情色彩的缩写洋字母。

我同先生结识是在镰仓^①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生。因为接到一位正利用暑假去海水浴的朋友的来信，叫我一定要去，我筹了些钱就去了。我筹钱用了两三天的工夫，可是我到达镰仓还不到三天，叫我去的朋友突然接到家乡来的电报，让他回去。电报说是母亲病了，可是我那位朋友不相信。早先，他家乡的父母曾不

① 日本本州神奈川县的一个临海城市。

征得他的同意，硬要给他成亲。按现代的习惯，他结婚还过于年轻，更主要的是对象本人不称他的心。因此他在暑假里故意逃避回家，跑到东京附近游玩来了。他把电报拿给我看，问我怎么办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如果他母亲真的病了，他当然应该回去。因此他终于回去了。这样一来，我特意赶到这里，反倒成了孤单单的一个人了。

离学校开学还有许多日子，由于我处于待在镰仓也可以回去也可以不回去的境况之下，就决定暂时留在原来的宿处。我的朋友是中国^①的一位资本家的儿子，手里很有钱。可是由于还在上学和年龄的关系，生活用度也跟我相差无几。这样，我单独一个人留下来。就没有必要麻烦地再去另找恰当的宿处了。

宿店在镰仓也算处于偏僻的角落，打弹子或吃杯冰激凌这类时兴的东西，要过一条很长的田间小路才办得到。光坐车也得花两毛钱。不过这里散落地建了一些私人别墅，而且这地方离海很近，洗海水浴很方便。

我每天去下海。穿过陈旧、烟熏的草房，就到海滩。来避暑的男男女女在沙滩上活动着。想不到这儿竟住着那么多城里人。有时也像澡堂子那样，海面上呈现万头攒动的景象。虽然其中没有一个相识的人，但我也裹在这喧闹的景色中，有时随便躺在沙滩上闲眺，有时

① 日本地域名，在本州岛。

让波浪拍打着膝头，在这里乱蹦乱跳，玩得倒也愉快。

原来我就是在这纷攘的人群中看到先生的。那时海边有两家茶馆。由于偶然的机会有，我习惯于上其中的一家。跟长谷那边拥有大别墅的人不同，来这儿消夏的客人没有各自专用的更衣棚，必须使用这种公共的更衣处。他们除了在这儿喝茶、休息之外，还在这里洗游泳衣、洗净带盐分的身子，或者把帽子和伞存放在这里。我没有游泳衣，由于怕带来的东西被偷掉，所以每次下海也把脱下的衣服什么的扔在那家茶馆里。

二

我在那家茶馆见到先生的时候，他正脱完衣服准备下海。当时，我正相反，让风吹着湿淋淋的身子从水中走上来。本来，我们之间有不少攒动着的人头挡住视线，要是没有碰上什么特殊情况，我也许不会注意到他的。但是，尽管海边上那样混杂，我又是那样漫不经心，我还是马上发现了先生，因为他正陪着一个外国人。

我正要进茶馆，那个外国人的雪白的肤色马上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脱下身上的纯粹日本式浴衣，一下子扔在折凳上，抱着胳膊面向大海站着。他除了穿着一条我们穿的裤衩之外，身上什么衣服也没有。这首先就让我觉得新奇。两天前，我到由井之滨，曾蹲在沙滩上久久

地望着外国人下海的情景。因为我坐在一个略略高起的沙丘上，旁边就是旅馆的后门，当我瞩目眺望的时候，见到许多男人洗完海水浴走上来，竟没有一个人露出身躯、胳膊和大腿的。女人更爱把肉体遮掩起来。人们头上几乎全包着橡胶头巾，于是海面上就浮动着一片虾红色、绛色和蓝色。在我刚刚见过这般景象之后，再看看这位只穿一条裤衩站在大家面前的外国人，的确显得很稀奇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回头看看自己身旁正弯着腰的日本人，说了一两句话。这日本人正拾着落在沙上的毛巾，一拾起来便包在头上，向大海那边走去。这个人就是先生。

我只为好奇，目送着并肩走下海边的两个人的背影。他们一直走进海里，穿过远处浅滩一带吵吵嚷嚷的人群，走到比较开阔的地方，就一同游开了。我望着他们脑袋渐渐变小，向远方游去。过了不久，他们又折回来，笔直地游到岸边。回到茶馆也不用井水洗澡，立刻擦干身子，穿好衣服，匆匆忙忙向什么地方走了。

他们走了之后，我仍然坐在原来的折凳上抽着烟。那时我呆呆地琢磨着先生，总觉得不知在哪儿见过这张脸。可是怎么也想不起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了。

那时候，我与其说是无忧无虑，莫如说苦于无聊。因此，第二天估摸着能遇到先生的时间，又特意跑到茶馆去看。结果没见到那个外国人，却见先生一个人戴着

草帽来了。他把摘下的眼镜放在柜台上，立刻用毛巾包好头就急急忙忙下海去了。当他像昨天那样穿过吵闹的浴客一个人游出去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跟在他后面。于是我追上去，让浅水溅着我的头，直到很深的地方，就冲着先生挥动双臂游起来。可是先生跟昨天不同，他画了一条弧线，从一边想不到的方向，开始向岸边游回去。因此我的目的落空了。我上了岸，甩着往下淌水的手，刚一跨进茶馆，先生已经穿戴整齐，同我交错着走了出去。

三

第二天，我按照相同的时间来到海边，又遇见了先生。那天同样的情况又反复了一遍。但是两人之间没有找到谈话的机会，也没有相互问候。先生肯定是不善交际的，他按照一定的时间，超然地来了又超然地离去，无论周围怎样热闹，简直看不出他稍加分神的样子。最初同他一起来的那个外国人，以后再也没有看见，先生总是一个人。

有一次，先生照例迅速地海里上来，正要穿放在老地方的浴衣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浴衣上沾满了沙子。他为了把沙子抖掉，就向后抖了两三下。这时放在衣物底下的眼镜从板缝里掉了下去。先生系好白地蓝花衣服上的腰带之后，大概发现眼镜丢了，便急忙在近边找起

来。我赶紧把头钻进凳子底下，用手拾起了眼镜。先生说了声谢谢，就从我手里接了过去。

过一天，我跟在先生后面跳进了大海，同先生一起向远方游去。刚游出二百米远的海面，先生就回过头开始同我说话了。漂浮在广阔、苍茫的海面上的，这附近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别人。一眼望去，强烈的阳光照耀着远山近水。我活动着充满自由、欢欣的肌肉在大海中狂舞起来。先生突然停住手脚仰身躺在波浪上，我也学着他的样子。碧蓝的天空把耀眼的光色投在我的脸上，“太愉快了！”我禁不住大喊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先生像是要在海里站起身似的变了个姿势，催促着我说：“还不回去么？”我体质还算强壮，很想在海里再玩玩。可是给先生一邀，我便马上高兴地答道：“好，回去吧。”于是我们又顺原路游回海边。

从此，我跟先生有了交往。可是还不知道他住在哪儿。

以后又过了两天，大概正好是第三天的下午，我在茶馆同先生相遇的时候，先生突然问我：“你还打算在这里住很久么？”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心里也没有回答的准备，所以就答道：“我也说不上。”可是看到先生正在笑时，我忽然不好意思了，不由得反问道：“先生呢？”这是我第一次叫先生。

那天晚上我到先生的宿店去了。虽说宿店却跟一般旅馆不同，仿佛是宽阔寺院内的一座别墅。我也知道了

先生的家眷并没住在这里。因为我口口声声叫“先生”，他苦笑了。我忙辩解说，那是我对长辈人的习惯。当我问到前几天见过的外国人时，先生讲那人脾气古怪，说他已经不在镰仓了。闲聊了一阵之后，先生又说，奇怪的是自己连同日本人也不大来往，却交上了这样一个外国人。最后我对先生说，好像不知在哪儿见过先生，可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当时年轻的我，暗中疑惑对方也有同我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心里期待着先生的回答。但是，他沉吟了一会儿之后，说：“实在是没有见过你呀。不会是认错了人么？”于是，我感到一阵意外的失望。

四

我是月底回到东京的，比先生更早地离开了避暑地。我同先生分手时问过他：“以后我可以常到府上拜望吗？”先生只简单地答道：“哎，来吧。”当时我很想同先生交朋友，期望先生说几句体贴一些的话。因而这不能让人满意的回答，有点儿挫伤了我的自信心。

先生常常以类似这样的情况，使我感到失望。他似乎有些觉察，又仿佛根本没有理会，我一再感到轻微的失望，可又舍不得因此离开先生。相反，每当我感到不安而动摇的时候，却更想前进。我想如果再向前跨一步，也许我所期待的东西总会圆满地呈现在我眼前吧。我很年轻，可是我并没想把我年轻的血液为一切人而这

样猛烈地跳动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单单对先生却产生了此种心情。直到先生已经过世的今天，我才开始懂得，先生一开始就没有讨厌我。他对我表示的常常看着像是不在意的寒暄和冷淡的举动，并不是要躲避我的不愉快的表现。那是可怜先生，对于要接近自己的人发出的一种警告，表示自己不值得别人接近，不要过来。仿佛他拒绝别人的亲近，在轻蔑别人之前就先蔑视自己了。

我怀着当然要拜访先生的愿望回到了东京。那时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，我本想安排时间去一次，可是在归来后的两三天中，在镰仓时的心情渐渐淡薄了。而且大都市丰富多彩的气氛，与记忆力复活的有力刺激一起，浓重地感染了我的心。每当我见到来来往往的学生的面容时，就感到对新学年的渴望和紧张。我一时忘记了先生。

开学后约莫过了一个月，我的心情又松弛下来。我带着不满意的脸色，在室内踱步，想得到什么似的环视自己的房间。我的心头再一次浮现出先生的面庞。于是我又想去看望先生了。

头一次拜望先生时，他不在家。第二次去，我记得是下个星期天。天空非常晴朗，天气好得沁人心脾。那天先生又不在家。在镰仓时，我曾听先生亲口说过，无论什么时候大都在家，好像他不喜欢外出。可是我来了两次，两次都扑空，想起他的话，心里涌出一股无端的不满。我并没有马上离开门口，望着女用人的脸，犹犹

犹豫地站在那里。这位女用人还记得我上次递过名片，就请我等一等，又回到里面去了。于是一位夫人模样的人代替她走出来，是一位漂亮的夫人。

她彬彬有礼地告诉我先生到哪儿去了。据说先生有个习惯，一到每月的这一天就去杂司谷墓地，向一位死者献花。“现在刚刚出去，还不到十分钟。”夫人怀着歉意对我说。我点点头就离去了。在喧闹的大街上没走多远，忽然想到，我何不也顺便散散步到杂司谷去走走，说不定会遇见先生哪。于是我抱着这种好奇心马上往回走。

五

我从墓地前方的苗圃左边走进去，沿着两旁种着枫树的大道走到深处。这时，在路边的茶馆里忽然走出一个先生模样的人。他眼镜框映着阳光，我一直走到他的近边，才冷不防地高喊了一声：“先生！”先生突然停下来，望着我的脸：“怎么？……怎么？……”

他反复说了两遍同样的话。那声音带着一种异常的情调，回荡在白天的静寂中。我一时答不出话来。

“你是跟在我后面来的吗？怎么……”

先生的神态平静，声音低沉，但是在他的表情中，却有一道难以形容的阴影。

我告诉了先生我是怎样到这里来的。

“是来给谁扫墓，我妻子没说那人的名字吗？”

“没，这可没有说。”

“是么？——对啦，她和您初次见面，当然是不会说的。”先生渐渐露出满意的样子。可是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。

先生和我穿过墓地向马路走去。在标有依撒伯拉某某之墓、神仆罗金之墓等等的旁边，立着一座写着“一切众生悉有佛性”的塔等等。还有写着全权公使某某的。我在刻着“安德烈”三字的小墓前问先生：“这用外文该怎么念？”“我想应该念作 Andree 吧。”先生苦笑了一下说。

先生对于这标志各种人物的墓碑式样，似乎并没有像我那样觉得滑稽和有讽刺味。我指着圆的基石，细长的花岗岩墓碑，不停地说这说那。起初他默默地听着，后来他对我说：“死这回事，你还没有认真想过吧？”我没作声，先生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在墓地尽头，挺立着一棵遮天的大银杏树。走到树下时，先生抬头望着高高的树梢说：“再过一些时候就好看了。所有的树叶子都变黄。这一带地面便会覆盖一层金色的落叶。”原来先生每月都要在这棵树下经过一次。

对面有人正在平整土地开辟新墓地，那人放下拿锹的手瞧着我们。我们从这里向左一拐，就走上大道。

我没有要去的地方，只好跟着先生走。先生话语比

平时更少，可我并没因此而感到局促，就一起溜溜达达地走着。

“马上回家么？”

“哎哎，也没有别的地方要去。”

两个人又默默地向南下了坡。

“先生府上的墓地在那里么？”我又开口问他。

“不。”

“谁的墓——是亲戚的？”

“不。”

此外先生什么都没回答。我也就不再问了。走过大约一百米远时，先生忽然又提起来了：

“那里有我一个朋友的墓。”

“您每月都要给朋友扫墓么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这一天，先生除此以外没说过别的话。

六

以后，我常常去看望先生。每次去先生都在家。随着见到先生次数的增多，我登先生的家门越来越频繁了。

可是先生对我的态度，无论是初应酬的时候，还是有了深交以后都没有多大变化。先生总是那么沉静，有时过于沉静而显得孤独。一开始我就似乎发现先生怪异

得难以让人接近。可是，不知怎的，这反倒鼓起我非要接近他不可的强烈愿望。也许在许多人当中，对先生有这种感觉的只有我吧。然而，唯独我才有的这种直觉，后来得到事实的验证，所以即使说我幼稚也罢，笑我愚蠢也罢，能以自己的直觉预见到这一点，的确使我觉得自己是有希望而又可喜的。能爱别人，又不能不爱，可是当有人正要投入自己怀中时，却又不能张开双臂去拥抱，这便是先生。

正如前面所说，先生始终是沉静而稳重的。可是偶尔有一阵奇怪的阴云掠过他的脸，就像窗外那飞鸟儿的黑影，一闪便立刻消失了。我头一次发现先生眉宇间的那种阴云，是在杂司谷墓地突然喊他的时候。他那瞬间的奇怪表情，曾使我心脏里一向奔流的血潮，一下子变得迟缓了。然而那不过是一时的停滞，还不到五分钟，我的心脏就恢复了正常的跳动，我也就忘记了这云影。使我突然回想起这件事的，是十月小阳春过后不久的一天晚上。

我同先生说着话，眼前忽然浮现出先生特意指给我看的那棵大银杏树。我一算计，离先生每月照例去扫墓的日子，刚好还有三天。这第三天正是我下午没课的轻松日子。我就对先生说：

“先生，杂司谷银杏树的叶子，大概已经落光了吧？”

“也许还没有。”

先生一边这样回答，一边注视着我的脸，目不转睛地看了好一会儿。我马上说：

“这次去扫墓，我同您做伴好么？我想同您一起去那儿散散步。”

“我是去扫墓，不是去散步的。”

“可是顺便散散步，不是挺好么？”

先生什么也没有回答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真的只是去扫墓。”他仿佛一定要把扫墓和散步截然分开似的，这是不是不想带我去的借口，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？我觉得那时先生简直像个孩子。令人奇怪，就更想去了。

“好吧！扫墓也好。请带我一道去吧。我也去扫墓。”

其实，我觉得硬把扫墓和散步截然分开，似乎毫无意义。这时先生的眉宇间有些暗淡了，眼中也露出异样的光彩。那仿佛是困惑、厌恶、恐惧和略带惶然不安的样子。这时，我蓦地想起在杂司谷喊“先生”时的情景，两次的表情完全相同。

“我，”先生说，“我有不能对你说出的某种原因，我不想跟外人一起去那儿扫墓。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带去过。”

七

我觉得奇怪，但是，我并不是以研究先生的心情出